



第六届
老舍散文奖
获奖作品集

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第六届
老舍散文奖
获奖作品集

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六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 /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. —北京:

地震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5028-4224-6

I. ①第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5519号

地震版 XM2977

第六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

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

责任编辑: 范静泊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<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>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(印)次: 2013年5月第一版 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278千字

印张: 17.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24-6/I(4904)

定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第六届老舍散文奖评委名单

李敬泽：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，评论家

雷 达：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主任，评论家

梁鸿鹰：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，评论家

孙德全：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，散文家

阎晶明：《文艺报》总编辑，评论家

白 烨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，评论家

张颐武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评论家

石钟山：武警创作室专业作家

徐 坤：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

程惠民：北京文联党组副书记

杨晓升：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兼执行主编

第六届老舍散文奖授奖辞

1. 阎 纲《孤魂无主》

作者以真挚的情感、凝重的笔触描写“三伯”孤独高傲的一生，文笔简洁老到，生动传神，一位安于贫穷，与世无争，自食其力并保有心灵自由空间与人格尊严的传统文人形象跃然纸上。作者对这位三伯“生前，我恨他；死后，又想他”的复杂感情也写得让人揪心。“三伯”的身上折射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特征，读来令人感慨。

2. 陈奕纯《月下狗声》

《月下狗声》保持了陈奕纯唯美、流畅的语言优势。作者的想象力天马行空，出人意外！狗的声音是乡村风景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也是作者想念故乡的心声，月夜是乡村传奇故事上演的最佳时刻，月光下的第三个影子是故乡的影子。陈奕纯由此构成一篇结构完整、叙事流畅、跳出了一般俗套的高境界的乡土散文。整个故事水到渠成，读来活泼有趣、如沐春风。

3. 凸 凹《山石殇》

凸凹以北京乡下风情圣手著称。他的《山石殇》是篇讲故事的散文，保持了其一贯的深沉与朴实，文笔简劲的风格。学与义的故事中有人和人命运，也有民间的人生教训，平静而有波澜，不失为一首动人的爱情挽歌。“人心不古，世风浇薄，而我人微，爱着爱情，顿生忧伤”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此安稳、可信赖的情感在易变的时世中却充满了悲凉，令人心疼。

4. 马 语《一言难尽陪读路》

这称得上是作者生命旅程中流淌出来的心血之作，甚至可以是血泪之作。在陪读成为当今中国蔚为大观的独特社会现象之时，作者以一位亲历女儿陪读和陪考的父亲身份，倾诉女儿成长历程的真切感受。有爱，有痛，刻骨铭心，既有感染力又具有典型意义。此作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中国教育的一个软肋。

5. 王十月《父与子的战争》

该文真实记录自己和父亲之间几十年来的亲情史，从不解、冲突最终

走向理解和融合。文章对父亲形象的描述，从一个严父形象到最后“老小孩”式的至真，夹杂着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过程，最后突显出父子情深主题，同时借家族中父子关系的描述，对天下父子情寄予了自己的期望。该文以其粗厉的真实性打动人心，欲扬故抑，阳刚，内敛。

6. 耿立《谁的故乡不沉沦》

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，阐述故乡对人的意义，表达人与故乡难以割舍的血脉联系和绵绵不断的民俗文化情结。文字凝重沧桑，充满忧虑和哀伤。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，中国人唱给故乡的挽歌，忧伤动人，深沉厚重。引人共鸣，启人遐想。

7. 毕淑敏《马萨达永不陷落》

作者从一个景点的观感出发，和读者一起回忆了一次历史上的战争及其中的人物。发生在公元前的一幕旷世惨剧，同时是人类伟大尊严的浩然之歌，惊天地而泣鬼神。文中毕淑敏还加入自己的西藏经历，将这人间难以想象的历史重述。文章的人文含量丰厚，即有考古学家的精密、严整与细腻，也可以在波澜壮阔的叙事中，看到一颗良知之心的剧烈跳动。

8. 凌仕江《西藏的石头》

西藏已经成为一个有点过剩的文学题材，但这篇散文可以说别具一格。作者对石头的诗性、西藏的神性特征进行了个人化的描述和表达。可贵的是这种表达不是抽象式的空论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，探寻西藏的历史，展开对西藏的认识。表达出对生活、对西藏的真挚热爱。

9. 韩小蕙《面对庐山》

风景散文已经成为最不讨好的散文品类，但资深报人韩小蕙的《面对庐山》写得让人血脉贲张。“面对庐山，人类可以从头再来吗？”那么多的恩怨、那么多的风云，一句话，问得我们哑口无言，把一个火药味儿很浓，人人皆知其来历的题材，写得层层深入，形容恰当，简洁得体，感人至深，殊为不易。

10. 雪小禅《风中的鸟巢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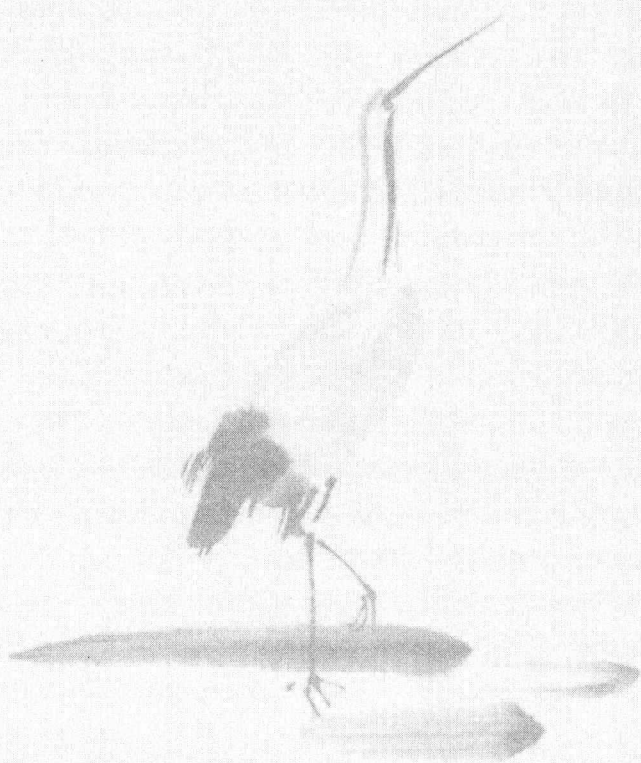
此文无论是写景还是状物，都由“孤单”、“简洁”等最初的观感，生发开来，走向写意，并由此联系现实人生，写出了女性的柔软、女性的韧性、女性对女性的不容。作者笔底有灵性，笔端有灵气，在遣词用语中敢于打破常规、直抒胸臆。这种有生气又有锐气的散文，应是散文写作中新实力派代表。

目 录

获奖作品	孤魂无主 / 阎 纲	3
	月下狗声 / 陈奕纯	9
	山石殇 / 凸 凹	16
	一言难尽陪读路 / 马 语	24
	父与子的战争 / 王十月	37
	谁的故乡不沉沦 / 耿 立	49
	马萨达永不再陷落 / 毕淑敏	58
	西藏的石头 / 凌仕江	67
	面对庐山 / 韩小蕙	74
	风中的鸟巢 / 雪小禅	81

候选作品	猫 咪 / 王广谦	95
	穿过一条街,或贴着地面行走 / 陈启文	100
	书女清语 / 唐继东	107
	鸟巢——自然笔记 / 杨文丰	117
	童 谣 / 谢 伦	125
	老街赋 / 肖复兴	130
	门前一树马缨花 / 杨牧之	139
	只是欢喜随意而至 / 柴 静	148
	低语人生 / 林柏松	161
	青春的才情 / 吴光辉	166
	那双美丽的眼睛 / 甘以雯	174
	故乡啊,故乡! / 厉彦林	179
	一张洗脚票(外三章) / 樟 楠	188
	母 亲 / 江 子	198
	功夫更在笔墨外(三章) / 梁 衡	210
	莱山之夜(随笔十章) / 张 炜	218
	生 灵 / 饶 洁	237
	写给天堂的父亲 / 王 军	243
	在村庄里闲走 / 李雪峰	249
	酒宴拾趣(三则) / 王梓夫	258
	时光滴落 / 李成琳	263

获奖
作品



孤魂无主 | 阎 纲|

《北京文学》(精彩阅读) 2011 年第 4 期

阎姓聚族而居，远房的伯父不少，但三伯生性怪异，涉世传奇，全身都有戏。生前，我恨他；死后，又想他。

三伯从小喜爱读书，据闻，四书五经“可以通背”，之乎者也烂熟于心，肚里有文墨，算得上本姓大族里不大不小的一个文人。后来抽大烟（吸食鸦片）成瘾，没有赶考，自甘堕落。

三伯的老屋在祖宅的正院，作为老大的一支，庄基阔大，屋舍俨然。他把祖上留下的家业卖个精光。

三伯变卖房地产的办法很特殊，今天拆几根椽，明天拆几条檩，卖了钱便买大烟棒子。大烟棒子是把生土熬熟以后，用小片粽叶包起来，一小团拧一个棒子，酷似现在的水果糖。那时，醴泉县城（20 世纪 50 年代改为“礼泉县”，唐·昭陵雄踞县城北山）有烟馆，上街拐弯就到，三伯是那里的常客。一份家产全让他“抽”光了。落魄之后，每天只须一两个棒子即可过瘾，但愧无分银，一狠心，拿媳妇换了几两“生土”，媳妇哭哭啼啼，连人带娃，硬让人贩子给领走了。

房舍、庄基、老婆、孩子，全卖了，无立锥之地，他便在家族各个支系的公用粪场，搭造起一座简易的屋，大不过半间。他不做庄稼，不养牲畜，无粪土可堆，在粪场占据粪堆大的一块地方安身，于情于理都说得通，所以无人过问。门外是林立的粪堆，人来人往，群蝇乱飞，窗小，门狭，屋

檐低矮，你想进房门，焉敢不低头！三伯蜗居其中。

这半间小“窝”，面南，屋后紧贴糖坊大院，大院的门墙向阳，避风，每到冬天，老人聚集在这里晒太阳。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，人们懒洋洋地蹲靠在墙角，说长毛造反、西太后西逃，说袁大头登基、张勋复辟和孙大炮二次革命，谁家媳妇孝顺、儿子听话，谁家婆媳又上演《小姑贤》。有人脱掉上衣捉虱子，有人在砖墙上蹭痒痒。午饭时分，儿子或媳妇给老人把饭端来，那碗大得像小盆儿，吃一碗就饱得打嗝。老人们以能在这里安全过冬为幸事，大白天不必回家。我爷爷是私塾先生，教书育人，老年爱说笑，是这伙哥们儿的核心人物，但是爷爷不愿意蹲在墙角吃饭。不论是门前污浊的粪场，还是南侧热闹的老年活动中心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与独来独往的三伯无关。

三伯谋生了，在半间瓦房的门外挂了个“代写文书”的牌子，从此有了“阎代书”的称谓。

三伯没有早晨。从凌晨3点到午前11点，是他最香甜的睡觉时间。11点前后起床，躬着腰从窝里走出，低头，背手，迈方步，穿过柴市，上了大街。先到“一窝鳖”要一竹碟羊肉包子，要么到馆子吃上一碗红肉码子。然后，“刘二茶馆”落座，边品茗、边招揽生意。这时，总有乡下人向他拢来，这个要写一张地契，那个要写一份诉状。他不慌不忙，点头应允，不紧不慢，继续喝茶，直到喝足歇够才起身，求他的人尾随其后。三伯途经柴市，在烟馆买好棒子，回到小屋，先过瘾，过足了瘾，然后像医生叫号一样，按先来后到依次靠近炕桌，挨个儿给他们代书。三伯一天最为繁忙的时刻开始了。

写一张诉状或地契，没有规定的价钱，但来人留下钱财才肯离开。三伯从来不跟人争多嫌少，给多少收多少。整钱放在炕桌的抽斗里——土炕超大，炕桌也不小，是他的书案，是屋里唯一的家具。小钱装在衣袋里。接着便听下一个来说道，聚精会神，问问答答，提笔，捺墨，刷——刷——刷，无论长短，一挥而就。干这一行，醴泉县城他是独一份，因而，收可抵出。不过，这些钱全用在吃喝开销上，极少数购买笔墨纸张，大多数换了大烟棒子。正由于他做的是独门生意，一桩案子要是有两家原告的话，两家原告都会来找他，他都应承下来，而且把两张状子写得全都在理。因

了这一点，有人背后议论他，骂他是“黑心代书”。他不管这些，打官司嘛，或输或赢，全靠各人的本领和门路，与他代书有什么相干！我收的，是代书该收的，多少由你，你我心安理得。

除了诉状、地契，他还写书信、分约、婚单、对联以至“天荒荒，地黄黄，我家有个夜哭郎”。他精通农村一切应用文，靠一支秃笔换钱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烟抽，倒也自由自在。

打发走一群来人，三伯感到疲累，从床上搬下矮桌，摆好烟盘，再足足过上一把烟瘾。此刻，日近黄昏，对门祖宅的台阶上下已经聚拢了嬉戏扯闲的人，他也躬身其中。孩子们要他讲包公、济公，他不拒绝，而且加添上施公，绘声绘色没个完，直到天黑。可惜，没有茴香豆送给孩子们：“多乎哉，不多也！”

入夜，被本家一座座粪堆包围起来的小小瓦屋安静极了，静得有些恐怖，粪堆刹那变成坟堆！夜无月，漆黑可怕，月光如水，阴森可怕，但是三伯不怕，好像只有这时候才好使他进入神游的最佳境界。他睡得很晚、很晚，一盏小油灯常常亮到凌晨甚至于鸡叫三遍。他在小屋里做什么呢？人们说不清楚。有人说他挑灯夜读，有人说他心系国难，有人说他借酒浇愁。总而言之，此时的三伯回归到文人的本真，难怪他特别适应甚至期盼着夜幕降临后这种死尸般人的寂静。睡得晚也就起得晚，他的生活里只有夜晚和晚半晌儿，没有前半晌儿。即便是大年初一，也要睡到大晌午。我们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则，大年初一一大早，家族四个支系的男男女女，分性别排好长长的队伍磕头拜年，拜祖先的灵位和活着的长辈。队伍经过粪场，三伯尚在梦中，只好在他的窗外跪下磕头。尤其是年轻媳妇们，对他十二分的尊敬，一边下拜，一边对着窗里挑衅地喊：“伯，给你拜年咧！”她们故意把嗓子扯得很高。他被吵醒了，想起今天是大年初一，便翻了一个身，在床上懒懒地应道：“磕吧！磕了搁在窗台上！”一阵笑声渐渐远去。妯娌来拜年，在他房外喊：“三哥，给你磕头了！”他仍未起床，照样对着门窗说：“磕吧，磕吧，磕了搁在窗台上！”窗外说：“快吃饭了，你还不起来？”他说：“正安零件呢，安好了就起！”族里的长者听了这话，不高兴，长叹息：“他白领了族人的跪拜，祖先何曾领受过他一个头呢！”

话虽这么说，全族的男女老少，没有一个人讨厌他，没一个人反对他

的。不知人们是不屑讨厌他、反对他呢，还是不敢讨厌他、反对他。冬天来了，他要烧炕，自己不耕不种，没柴没草，又懒于捡拾，便随手提上个粪笼，找到柴禾堆就动手，扯呀扯，塞呀塞，塞满后大大方方走开，无人干涉，无人计较。

就这样，在这半间瓦房里，三伯度过了15年的日日夜夜。到了第16年，一个突然，儿子笃笃从外省远远地跑回家来，年方一十七八。年轻的小伙子不显身份，在整条街上来回乱窜，暗中打问，最后在父亲最繁忙紧张的时刻，绕过粪场，推门走进半间瓦屋。屋内有人一字排开，挤在东墙的墙根，娃也不声不响地蹲在队尾。等人们一个个离开后，父亲以为这年轻人也是求他写诉状什么的，抬头便问：“你是啥事？先口诉吧！”孩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呼亲爹，热泪盈眶。

笃笃从母亲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不愿寄人篱下，决心千里寻父，身背母亲准备的干粮，空着两只手，跋山涉水，返回醴泉城关阎家什字。他哪料到父亲竟然蜷缩在巴掌大的小屋里，不觉悲从中来，一腔怨怼顿时化为怜父之情。

三伯老泪纵横，16年来，他何曾如此伤心过！

笃笃大我四岁，我叫他“笃娃哥”。那时的我，正陶醉在街道的自乐班里，说唱念打，愉悦乡民。一次，自乐班在我家演练，笃娃来看热闹。16年来，笃娃哪里见识过此等兴高采烈的场面？他沉迷其中，惊喜，然后发呆。大家心疼他，本家的娃嘛，可怜家的，让吃让喝让拿，“叫娃下回再来！”

凭着是刘二的老顾主，三伯给儿子在茶铺找到一份苦差。我们醴泉县城，只有西门外的井水最甜，可是茶铺劳力不足，对外说是西门外的水，实际却是骗人的。用西门外的水沏茶，味道甘醇，斟入怀中，高高鼓起，一清不溢，半点不流。自笃笃当了伙计后，刘二茶铺改用西门外的井水，从此客人蜂至，生意兴隆。笃笃为人老实，整日烧水拉风箱外带挑水。先是日挑十多担，后来陡增20多担。挑回的水倒在两个大瓮里，清幽幽地打闪，照人可真呢！

笃笃睡在茶铺的板楼上，茶炉的热气准准地对着他铺下的被褥。他不曾料到板楼的这一部位，虽然暖和，却最为潮湿，不几年便染上风湿病，腰疼腿痛，终于在抗日战争的中期郁郁而亡，不满20岁。

儿子死时，三伯 63 岁，事后 100 多天不曾接待过一个顾客，不曾写过一份文书。一天午间，有人远远发现一个老妇在笃笃坟上烧化纸钱，前仰后合，捶胸拍土，号啕大哭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这人把这见闻告诉三伯，三伯估摸着笃笃他妈寻她娃来了，连忙跑向墓地，等他赶到时，娃他妈无影无踪，杂草丛中只剩下一大堆纸灰，随风飘散，乌鸦惊叫几声，然后飞去。四野死一般地寂静，三伯在杂草丛中来回踱步，最后晕倒。

三伯一病不起，劝吃劝喝，不吃不喝，呻吟夹杂着梦呓，如泣如诉，几天后便死了。孤魂无主。全族人为他筹办葬礼，一切遵照乡规里俗：阴阳看了地穴，掘坑七尺，青砖镶砌，三寸柏木棺材漆得油黑，十六抬棺罩，细乐吹吹打打，一群族里的侄儿、侄孙披麻戴孝，倒也热闹非凡。这样的葬礼使整个醴泉县城的老人们钦羡不已，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他这一生也值！”说：“有儿有女又能咋样呢？”

也许，三伯想为自己写一张诉状，控告不平的人世，同时控告他自己，但他没有写。所幸的是，他死后，人们没有忘记将他用了一生的那方似砚似瓦的东西置入棺内，没有忘记为他献上一支上好的小楷狼毫。

三伯从坟场被转送到坟地，活棺材变成孤魂野鬼。那时中国农村，识文断字的极少，三伯死了，人们感到很不方便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乡下人不知道他已经不在了，找他，在半间房的周围索索地转悠、等候，阎家的人看见了，说：“不要等了，等不来了！”说着，眼里涌出了泪。

三伯生前，常来我家蹭饭，我最怕他来家里蹭吃要喝。他来家，母亲连声不断地“三哥！三哥！”叫着，殷勤待承。爷爷将他让上正座。我得先叫声“三伯！”然后沏茶倒水。他一点也不客气，随便夸你几句，便推杯、挥箸忙活起来。我恭恭敬敬，双手把饭碗递到他的面前，一碗又一碗。我神情漠然，何等地厌恶啊！三伯看出来了，说：“吃多了，吃好了，够了！”母亲盯着我直翻白眼。

三伯一生，唉，怎么说呢？好吃懒做大烟鬼，卖房产卖媳妇卖儿败家子，不可原谅，我恨他、厌恶他。也怨他代写诉状，包揽词讼，为什么不见贤思齐，像《四进士》里的宋士杰那样，打抱不平，击鼓鸣冤，舍得老死边外，一举撂倒他三个贪官！

笃娃哥死了，三伯也跟着死了，70 年过去了，我又想三伯了。想起那

座粪堆群里的坟头活棺材，想起那杯苦茶，那方代砚而濡的瓦片，那些不值钱的秃笔，那孔乙己般的惶可怜穷酸相，那岁月的萧索、颓丧、衰败与沉重，不禁低下头来，彻心彻骨地忧伤。

笃娃哥死了，三伯跟着死了，他的那个社会也死了，我原谅三伯了。三伯品行罪错招人怨，为人所不齿，可是乡下的受苦人离不开他，而他，只要填饱肚子过把瘾便知足。他有他的活法：安于贫穷，与世无争，自食其力，保有自我的一席之地——自由的空间；也有安全感，莫谈国是，和孔乙己一样“从不拖欠”，你官府管不着，不担心“偷书不算偷”，结果被人打折一条腿。

月下狗声 | 陈奕纯 |

《北京文学》(精彩阅读) 2011 年第 11 期

月下狗声

山月照得累了，河水不响，风也不响，大山的影子鬼鬼祟祟就出来了。就看见了影子。

就看见了山月下的门，“吱扭”一下，亮出一道缝，把一团红彤彤的颜色漏泻开来，是墨，非墨，红和墨晕染成了夜，四下里乱爬，如蛇，如蚯蚓，还有它们狡猾的呻吟声，在小镇上不知不觉地重复播放着。也就几秒钟，一条影子从门缝里蹿出来，“呵哧呵哧”的，肚皮贴着地皮，一股烟似的刮了出去，逃遁在小巷外的月下，辨不清是黑还是白，就没影了。秋凉天阔了，看那山月，看出了皎白，看出了莲花，看出了一幅幅山水流转的中国水墨画，竟然，是大雪纷飞时的一丝静。

影子停下了，一条腿就那么斜斜的，愣怔了一会儿，看了看东西南北，选了西。我们都不记得影子的名字，影子本不需要名字的，影子就是影子，是黄河里的月亮，一晃，一道一道的，全都变成了波纹。是活在老虎身后的狐狸，就像做贼，踩着人家的脚印一寸一寸地走，生怕在雪地里乱了章法，贼眉鼠眼，收腹提臀，小蛮腰，猫步，像是在走独木桥，整个儿打忽悠。的确，影子走了不远，就看见了另外的一大片脚印，错乱，重叠，反衬出一片银光，影子望望这雪地，发现雪地的一条弯弯曲曲的线痕，很淑女地拿鼻子嗅了嗅，一下就嗅出是谁了，贼兴奋，看看左，看看右，想叫对方